

二〇〇七年第三期总第二二三辑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金山卷 下册

政协上海市金山区委员会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金山卷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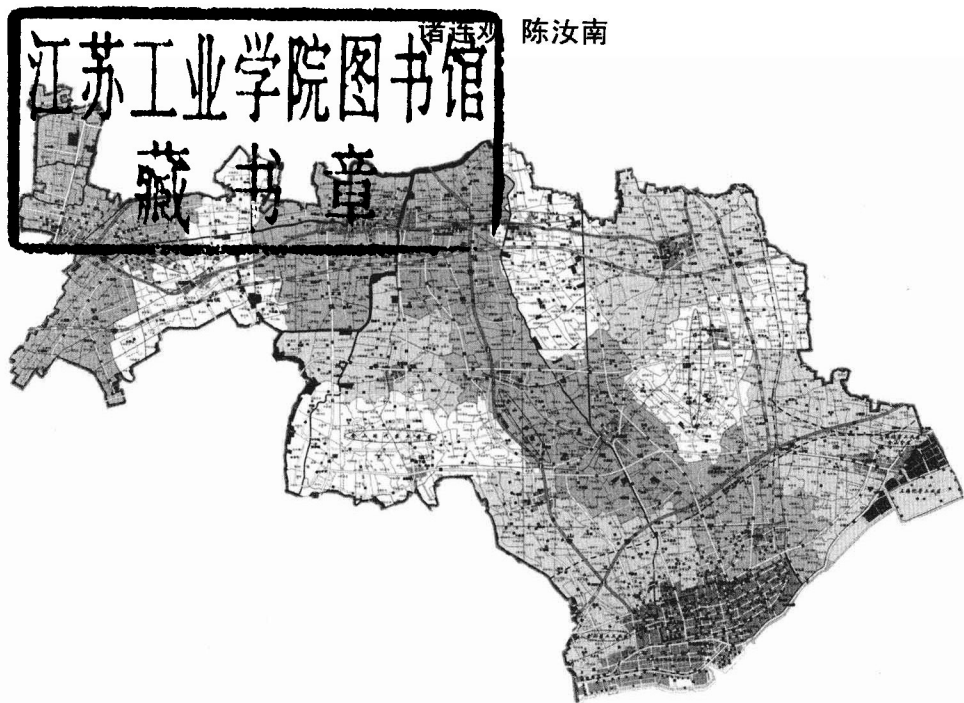
政协上海市金山区委员会 编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编 钟修身 沈效良

副主编 蔡又新 陈金龙

诸连列 陈汝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目录CONTENTS

下 册

第四篇 群星璀璨耀金山

■ 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	朱春生	2
■ 唐代高僧船子和尚	昌焯 春生 连观	7
■ 林则徐与金山	黄 萍	14
■ 清代天文、数学家顾观光	马昌焯	20
■ 清末翻译家钟天纬	朱春生	26
■ 刊书世家钱氏家族	马昌焯	31
■ 清代史学家王鸿绪	陈积鸿 朱春生	35
■ 南社创始人之一高天梅	徐国昌	41
■ 追记父亲姚石子	姚昆群	49
■ 陈毅市长为复庐藏书致语		57
■ 江南大儒高吹万	朱春生	58
■ 陈陶遗传略	金山县政协文史组	66
■ 金山第一位共产党员李一谔	沈学良 邵云龙	77
■ “枫泾暴动”的核心领导成员陆龙飞	学良 云龙 顺林	89
■ 忆范剑涯同志	倪广平	97
■ 上海工运之秀苗——黄珊臣	沈学良 邵云龙	100

■	特殊身份的警官——毛福轩	马昌焯	104
■	一生戎马，两袖清风——追忆父亲徐乐同	徐伟 徐月	107
■	抗日将领陈鸣人	朱子云	112
■	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朱学范副委员长	朱春生	117
■	丹心一片奉轩辕——记国务院卫生部原顾问何穆	钱荣国	127
■	方正之同志生平纪略	侯 荻	138
■	举世闻名的天文学家高平子	蔡仁甫	150
■	测量学界一代宗师叶雪安	朱振德	154
■	我的道路——吴若安的回忆		159
■	记贺宜	范 泉	188
■	土壤学家侯光炯	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	196
■	永远的思念——回忆父亲白蕉	何雪聪	199

第五篇 历史名镇觅底蕴

■	枫泾建镇与界河来历	袁炳荣	206
■	明清以来的枫泾棉纺业	袁炳荣	208
■	弃官隐居的陈舜俞	赵炎华	211
■	枫泾籍几位状元、进士的传略	赵炎华	214
■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太医陈以诚	赵炎华	222
■	沈蓉城与《枫溪竹枝词》	袁炳荣	224

■ 枫泾的“三画一棋”	邬大浩	228
■ 枫泾古迹揽胜	赵炎华 施海生	240
■ 枫泾古建筑	赵炎华	249
■ 临枫亭畔说陵园	郁伟新	253
■ 丹青名家会聚枫泾	赵炎华	257
■ 乡间美食传佳话	赵炎华	260
■ 枫泾丁蹄传统制作工艺	赵炎华	264
■ 一个北美风情的新枫泾正在崛起	李 琴	267

第六篇 沧海桑田现美景

■ 建设中的上海国际化工城	金山区招商局	274
■ 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到现代工业园区	曲怡君	281
■ 金枫酒业——为上海酒文化增加“酴度”的酿造者	邬大浩 赵炎华	287
■ 丰收的金山——追记金山历史上的粮食生产	王自若	293
■ 20世纪70年代的金山养猪业	沈文祥	299
■ “家家富工程”富万家	沈文祥	305
■ 现代农业的一颗明珠——记上海银龙蔬菜	沈 懋	311
■ 金山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侧记	杨立平	316
■ 金山农业科技在外地开花结果	王自若	322



群星璀璨耀金山

第四篇

古往今来，金山人才辈出，群星闪烁。翻开金山的历史长卷，一批批杰出人物的精彩人生，犹如一出出历史剧的生动演绎。一代代金山的名人、大家、文官、武将，他们创造的辉煌业绩，无可争辩地载入了金山的史册。他们的爱国精神，像星光一样照耀着一片天地，激励着后来之人。

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

□ 朱春生

顾野王，字希冯，原名伦，小字阿南，因仰慕汉朝野王郡长冯服孝的为人，故改名野王。梁天监十八年（519年）生于吴郡吴地（今江苏吴县），晚年定居今金山亭林镇，卒于陈太建十三年（581年）。

亭林镇久有“亭林八景”之说。清代萧中素有首咏亭林八景的诗：“选胜书堆独杖藜，名碑甘井旧招堤。荒凉墨晕方池小，剥蚀经文古塔低。化去老松千载石，封来仙洞一丸泥。欲知览胜楼何处，衰草寒烟野寺西。”诗中包含了读书堆、松雪碑、八角井、墨池、楞严塔、剔牙松（铁涯松）、仙人洞、览胜楼八处名胜古迹，即八景。这八景中，有三景是直接有关顾野王事迹及神话传说的，这就是：读书堆、墨池（又称洗砚池）、松雪碑。

读书堆是顾野王读书著述之处的遗迹，全称是顾野王读书堆，俗称大寺山。读书堆原址据《松江府志》载：“读书堆在宝云寺后，高数丈，横亘数十亩，林樾苍然”。当年野王即于此茂林深处结茅筑舍隐身读书、修志而得名。读书堆原名读书墩，宋时避讳，改墩为堆。在读书堆西侧，原有一池，并连小溪，其水通向宝云寺山门之外，池水清澈照人，上有绿树相映，相传为顾野王当年洗砚处，故又名洗砚池。岁月悠悠，洗砚池早已湮没，其上今已屋舍鳞次，难觅旧踪。

“松雪碑”又名“子昂碑”，此碑立于元朝至大元年（1308年）系当时前朝大理少卿牟献撰文，直学士朝列大夫赵孟頫书写。赵孟頫（亦称孟俯），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南宋宗室后裔，大书法家，且能画善文，故此碑碑名虽是《松江宝云寺记》，却因书写人的名望



顾野王读书堆

而被称作“松雪碑”或“子昂碑”，而且远近闻名，并以此名列入亭林八景之一，其真名“宝云寺记”却知者寥寥。至于“宝云寺记”的碑文，竟然主要写的是有关顾野王的事，实为观此碑者所始料不及。碑文正文一开头就写：“顾亭林湖在华亭东南三十五里，湖南有顾亭林，顾公野王尝居此，因以为名。具载图志，可覆视也……”整个碑文以大半篇幅述顾野王事。碑文记述了在原宝云寺基处挖掘出当时已经残缺了的断石碑的经过与考证，记载了那块残断石碑上刻有“寺南高基，顾野王曾于此修輿地志”14字，以及发掘断碑的时间在后晋天福年间（938～944年）。宝云寺碑（即松雪碑）同时也记载了在发掘断碑后，得知寺南原为顾野王旧居，随即在寺东偏建屋立像作《顾公祠》，这就是松雪碑碑文中所述：“乃即寺东偏立祠奉之惟恪”。发掘断碑、建顾公祠，都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当时寺名为法云寺，改宝云寺是在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宝云寺及顾公祠，在南宋绍熙《云间志》里都有记载，顾公祠亦称顾黄门祠，在《云间志》里称顾侍郎祠，因为顾野王在陈宣帝时授黄门侍郎，官至光禄卿。

元初重修白云寺，由前朝大理少卿撰文和极具盛名的大书法家来写字，可见不仅因为当时的白云寺是古刹名寺，而是因为顾野王作为文字训诂学家、史学家，他的学问、人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说来也巧，广为流传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唐寅），也是江苏吴县人，和顾野王同乡，但比顾野王晚出世近千年，是明代中期的著名文人、画家，其为人们如此熟知，是与民间的说书、小说、电影、戏曲、电视剧的作用分不开的。而顾野王，这位比唐寅早一千年的江南才子，却鲜为人知。

顾野王天资聪颖，自幼好学，7岁读“五经”，即能略知大旨。9岁能文，曾作《日赋》，领军见而称奇。12岁随父至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县），撰《建安地记》两篇。及长，博览群书，遍观经史，都能精记默识。顾野王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书画家、音乐学家。

在书法上，传说隋唐时期的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就是野王的入室弟子。顾野王工诗文，善丹青，擅画人物，尤工草虫。宣城王陈项为扬州刺史时，建官舍，请他画《古贤像》于壁，又请当时文名很高的文学家、诗人王褒书赞，时称“二绝”。可惜其画作流传甚少，北宋徽宗赵佶得其《草虫图》，称为精工，著录于《宣和画谱》。近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论及东晋和南朝的绘画时说：“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南朝士族特重书法，因之绘画也同时发达。东晋朝如王羲之、顾恺之，南朝如顾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画家。”（本处摘录，人名有删节）

顾野王在20岁时任太学博士，迁中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侯景之乱”（548～551年）时，野王因父歿返乡，招募乡党数百人，随义军驰援京师。京城陷落，退至会稽、东阳，与刘归义部队合军据城御敌。“侯景之乱”平息后，野王受到太尉王僧辩嘉奖，使监海盐县。梁亡入陈，天嘉元年（560年）任撰史学士，后加招远将军。光大元年（567年）任镇东鄱阳王咨议参军。太建二年

(570年)迁国子博士、累迁太子率更令，领大著作，掌国史，主修梁史，官至黄门侍郎、光禄卿。

顾野王是一位博学多艺的通才，一生著作丰富，内容涉及面广，有《玉篇》30卷，《舆地志》30卷，《符瑞图》10卷，《顾氏谱传》10卷，《分野枢要》、《续洞冥记》、《玄象表》各1卷。

顾野王诸多著作中，以搜罗和考证古今文字的形体和训诂的《玉篇》30卷最为有名。此书总汇众长，校讎群篇，搜罗考证汉、魏、齐、梁以来古今文字形体、训诂的异同，并补充收进了前人所未及收集的字和词，计收入汉字达16917个，对字源、释义都有精到的见解。此书是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后又一部重要的字典，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楷书字典，同时，又是中国文字训诂学的重要著作。

令人惋惜的是，顾野王的诸多著作，除《玉篇》外（据说《玉篇》也已是宋代的重修本），其余著作散失颇多，留下的只是他著作中的少部分，遗存的《芳树》、《有所思》等10首诗，多为乐府，载《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遗文《舞影赋》、《虎丘山序》等载《初学记》、《艺文类聚》及清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顾野王还有《文集》20卷，《通史要略》100卷，《国史纪略》200卷等大部头巨著，未及完成，于陈太建十三年（581年）去世。后人对这位前贤并未忘记，历代来亭林（亭林湖）寻访野王遗迹的骚人墨客或名士高官，留下了不少凭吊、吟咏的诗句。这里仅选2首以资纪念。

宋朝王安石诗：

廖廖湖上亭，不见野王居。
平林岂旧物，岁晚空扶疏。
自古贤圣人，邑国皆丘墟。
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余。

明朝徐阶诗：

野色春香次第搜，海云江月共迟留。
荒碑雨过苔侵字，古诗烟深树隐楼。
龙去尚看池水黑，鹤归应吊草堂幽。
宁翁亦是清朝彦，倍觉临风动远愁。

唐代高僧船子和尚

□ 昌焯 春生 连观

朱泾曾有过一座古老的寺院，建于唐代，初名建兴寺，经过兴废更迭，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改名为法忍寺，与普照寺、静安寺齐名。此寺规模甚大。其寺前经幢立于唐咸通十年（859年），法忍寺匾额系大书法家米芾所题，后发现唐会昌元年（841年）愚公谷人《唐船子和尚东游泊钓船处》诗碑。从文物与历史记载看，建兴寺兴废，唐武宗时期的“法难”和船子和尚的际遇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

船子和尚，原名德诚，四川武信人士，生卒年不详。他自幼出家，受法于澧州（今湖南澧县）药山惟俨禅师。惟俨是佛教禅宗六祖慧能（638～713年）的高徒青原行思一系的第三代传人。德诚在药山参禅30年，得禅宗之真传，并身体力行，《五灯会元》中评价他为“节操高邈，度量不群”，不入俗流，悟道精微，在佛理研究上有独特的贡献。

在达摩将佛教传入我国后，能含摄佛教全部精义，贯穿深化儒道思想，简捷可行，使佛教在中国自具特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禅宗，其真正的开山祖师是六祖慧能。而船子和尚作为惟俨的嫡传弟子，他在唐代以后的佛教界的地位可见其重要。

惟俨曾对德诚说：“你以后上无片瓦，下无锥地，大阐吾宗”。这段话，对船子和尚日后的人生起了深远的影响。惟俨禅

师这段话与晚唐法难相隔时间不久，似已有先见之明：“大阐吾宗”这句话对德诚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船子和尚德行之高与其师父的嘱托是密不可分的。

唐大和八年（834年），惟俨逝世，德诚离开药山。行前，他与师兄弟道吾、云岩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们日后应该各持一方，建药山宗旨，而我则率性疏野，惟好山水，喜欢乐情自遣，可能必无所得。今后你们知道我所在的地方，如果遇到有灵性的佛教弟子，指派一个来，或许可以相互琢磨，我将传授生平所得，以报先师之恩。德诚离开药山后，长途跋涉，行程四五千里到达朱泾，见此地芦苇萧萧，河水长流，三泖烟波浩渺，环境清幽，才停歇下来，在建兴寺多年。后因唐武宗下诏灭佛，江南寺院无一幸存，建兴寺也在被毁之列。此后，德诚常泛一小舟往返于朱泾、华亭、吴江之间，随缘度日，有人时舞棹渡客，无人时挥纶垂钓，日与渔人为友，创作了大量反映渔人生活的诗、词，并为渔人传唱，其作品留世最著名的有《拨棹歌》39首，其词句浅显明白，又含有佛教禅理，为群众所喜爱。那个时期，当地人不知他的来历，就称他船子和尚。此时船子在三泖舞棹纶钓是为了寻找可度之人，以传其所得之道，正如船子所说“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毋令断绝”。他虽怀着高超德行，一边垂钓，一边寻找传人20多年，船子已年迈垂垂，仍旧得不到传人，他心急如焚，以致咏出这样的词句：

三十余年坐钓台，钓头往往得黄能。

锦鳞不遇虚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

问我生涯只是船，子孙各自睹机缘。

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无可传。

船子和尚对今生传道几乎绝望之时，夹山和尚善会受道吾指点寻

到朱泾，参见船子和尚。在一番对话中，船子和尚测试夹山对佛教理论的悟性，和对禅宗本质的认知，成了后人对他严格选拔接班人的—段传世佳话。

二

船子度夹山，两人见面，颇有情缘，德诚打量夹山一番，便提出一连串问题测试夹山。话虽简练，却处处暗藏机锋，夹山听了沉着应对。言语间，令人回味，煞是精采。

德诚问夹山：大德！你住在什么寺？

夹山说：寺就是不住，一住就不似了！

德诚说：你说不似，那似什么？

夹山说：不是眼前所能看到的。

德诚说：你这些富有禅机的话是从哪里学来的？

夹山说：禅理不是眼睛或耳朵所能见闻的。

德诚说：你说的话都是有禅的道理，可惜正因为这个正确的东西，却是长长栓系你、障碍你的绳索和牢笼啊！

夹山一听，觉得这位船子和尚果然高明！

德诚又说：你已经修行多年，如同垂钓的人放下千尺长的钓丝直下深潭，只差三寸就把金鳞鱼钓起来了。你还不赶快说话！他的意思是要逼迫夹山面对自己的佛性。

正当夹山想要开口，德诚突然用划船的木桨一下子把他打落水中，夹山奋力挣扎爬上船，德诚立刻又逼问他：你说！你说！夹山又想开口，德诚又是一桨打下去。夹山这才开悟，点了三下头，却不说话。

德诚说：从今以后，那根钓丝随你高兴摆布，任由江水潮来潮往，再也不能妨碍你了！

夹山问：如果把钓竿、丝线都丢掉呢？

德诚说：很好啊！那就让钓丝随着绿水漂流吧！

夹山说：师父啊！您真是太高明了，所说的话是这么玄妙，又不着痕迹，虽然说了这么多，其实什么也没说！

德诚说：我在江上钓鱼多年，今天总算遇到一尾金鳞鱼！

这是称赞夹山悟性奇高，真是难得的天才。这时夹山立刻捂住耳朵，表示没有自我的存在，当然也没有被称赞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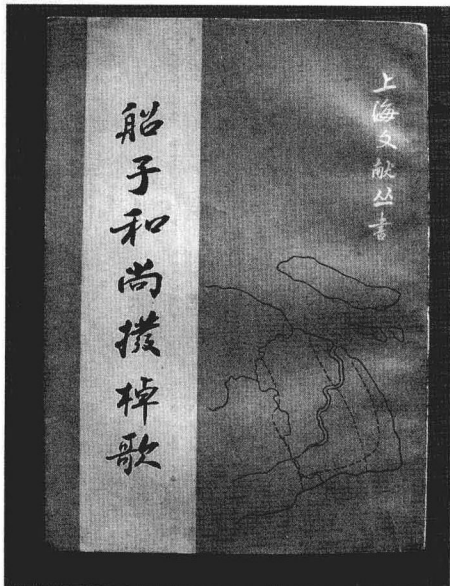
德诚十分欢喜，嘱咐他：你不要去城隍住落，在深山里锄头边觅取一个半个传道人，不要让禅宗断绝。夹山向德诚辞行了，边走边回头。

这时德诚大喊一声：“喂！”夹山急忙回头，德诚举起木浆说：你以为还有别的想法吗？没有了！就是这样！说完他就弄翻小船，人也跳入水中，再也不曾出现。

船子他几十年来要觅传人，此愿已了，于是毅然覆舟涅槃。元代幻住禅师在《推蓬室记》中，对船子与夹山的这段情结称之为“踏破虚空，有谁敢拟，为人痛快，未有如是之作者”。大概是赞船子和尚勇于殉道吧。

后人对船子和尚评价很高。《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续高僧传》、《华亭朱泾船子和尚机缘》、《续机缘集》、《佛光大辞典》等佛教经典中均有船子和尚小传。从药山至朱泾，我们可大致看出船子和尚的基本情况。他豁达大度，洒脱自在，而又神心廓悟，为传承觅法嗣他可谓矢志不移。他的《拨棹

唐代高僧船子和尚《拨棹歌》



歌》说，“二十年来江上游，水清鱼见不吞钩，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工程得便休”，显示其决心之大。

船子和尚逝世后，建兴寺于唐咸通10年（869年）重建，寺内设有船子道场、推蓬室，有船子和尚和夹山善会禅师像。寺南原船子的垂钓处建有钓滩庵，并在其系舟处建有松泽西亭。相传柳桥的澄鉴寺也是船子载月钓鱼的地方，亦说他常在枫泾泛舟系留。

（三）

船子和尚，不仅是位高僧，而且还是一位早期的词人。他的歌词在当地的普及程度被形容为“虽乳儿、灶妇能歌之。”他在江南泛舟垂钓中创作的《拨棹歌》还存留至今。建国以来发现的唐代词集，一部是敦煌《云谣集杂曲子》，另一部则为朱泾船子和尚的《拨棹歌》。这两部唐代词集为研究我国词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正如前人所说“世但知船子为佛祖，不知为唐诗人、唐词人也”。船子和尚作品，在唐代已经传入日本，其词的形式为日本诗人广泛采用，称之为“越调诗”。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邑人吕益柔从其先人遗编中得《拨棹歌》39首，认为“寄意脱然，迥出尘网之外，篇篇可观，决非庸常学道辈所能乱真”。遂刻石于枫泾海慧寺而得以流传至今。这些诗词，除三首为七言外，其余都是七七三七长短句，实为词的最初形式。他的词朴实无华，读来朗朗上口，试介绍其中二首：

其一：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船子离不开船，也几乎手不离钓竿，有人说禅趣与钓趣相通，船子坐钓如坐禅，一样收到静观自得，敛心悟空，端坐正意，杂念皆除的无外境界。船子观察其垂钓状况，可称洞察入微，深入

腴理，将其师云动水静的意思变为水动心静，且进而化为空船满载的意境。且看：“千尺丝纶直下垂”，这是势。“一波才动万波随”，钓势击破水面一点，而由此荡漾开来，圆圆的波纹细细扩开，这是多么美丽的动态，然却更衬托出垂钓者的内心和夜间月下环境的宁静无哗。“夜静水寒鱼不食”，这是钓触水动鱼不动，钓在鱼在，但仍是个空。然而，钓者本人就是高僧，要的就是悟出四大皆空的禅理。“满船空载月明归”，词人船子悟到了“禅定”之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

其二：

水色春光处处新，本来不俗不同尘。

着力气，用精神，莫作虚生浪死人。

读此词，就如看其弄舟江中，逆水而上，两岸春色化为清气流溢于词语字里行间，催人奋进如白话，逸韵高情，传唱千古。

船子逝世后，我国名山大刹的高僧及各地文人学士陆续前来朱泾寻访船子遗迹，自唐至宋，络绎不绝，留下77位诗人的诗，连同《拨棹歌》辑为《机缘集》两卷。明万历四年（1576年）及崇祯十年（1637年）又有元本重刻者。清嘉庆九年（1804年）法忍寺僧漪云除将《拨棹歌》全文收录外，又把明以后及唐宋咏赞诗作142首辑为《续机缘集》上下卷。元刻本已成为海内孤本，现藏在上海图书馆。由于海慧寺石刻早已损毁，此书更为珍贵。清刻本中《拨棹歌》部分是根据海慧寺已损坏、散乱的碑石辑录，故文字多处有误，排列次序亦与元刻本不同。为了保存文献，1987年上海市上海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将船子和尚《拨棹歌》及历代诗人的赞颂诗和有关船子和尚的文章汇编，作为《上海文献丛书》第一种出版，陆定一题词，赵朴初为《机缘集》题签，施蛰存作序。

偈是佛经中的唱词，即禅诗。船子和尚是佛教禅宗的一位传人，在他所遗留诗词中，处处体现了“清净无为”、“菩提自性”、“一切法空”的理念，还显示了“不二法门”的宏法宗旨